

东周列国志

第十二册  
第二函

東周列國志卷之十八

白下蔡昇元放甫評點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內有長子外有強臣齊景乃必欲立一孺子三荼以遂其溺愛之心不顧貽後來之患究竟愛之反以害之徒以自成其愚耳越人之進西施固是欲蕩夫差之志但吾觀西施之于吳不過妖艷善媚耳皆是婦人之常非有奸謀毒計干預政事足以敗壞吳國也至于夫差之過自在侈泰驕矜遠忠用佞窮兵黷武不恤民力其事本與西施無干使夫差當日任用忠賢恤民修政雖百西施何足以敗吳國耶

人臣之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阿諛取容者固是奸佞之事然知進而不知退亦君子之所譏也伍員之于夫差屢次諍言不爲不切乃不見聽而反加叱責已有可退之理矣乃必曉曉不已以取厭于人主而開讒譖之端宜其有屬鏤之禍也

子貢之說列國全在利害上立論竟是策士之祖不似聖賢門風

子貢遊說之言雖不全合于道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自爲欲救宗國之患難其勢不得不然旣不爲榮祿而又不受他人饋遺則其根本處原無瑕疵畢竟是聖門體段

話說越王句踐欲訪求境內美女獻于吳王文種獻計曰願得王之近豎百人雜以善相人者使挾其術遍遊國中得有色者而記其入地于中選擇何患無人

可得美色而不致驚擾民心甚是好計

句踐從其計半年之中

開報美女何止二千餘人句踐更使人覆視得尤美者二人因圖其形以進那二人是誰

西施

鄭旦

那西施乃苧蘿山

在請

下採薪者之女

採薪人乃生如此美女大奇

其山有東西

二村多施姓者女住西村故以西施別之鄭旦亦在西村與施女比

鄰

又有一個偏又

臨江而居每日相與浣紗於江紅顏花貌交相映

發不啻如並蒂之芙蓉也句踐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服以綺羅之

衣乘以重幃之車

陸然

國人慕美人之名爭欲識認都出郊外迎候

道路爲之壅塞

浙人固應有如此高興

范蠡乃停西施鄭旦於別館傳諭欲見

美人者先輸金錢一文

一錢一釐大似弄戲法者

設櫃收錢頃刻而滿美人登朱

樓凭欄而立自下望之飄飄乎天仙之步虛矣美人留郊外三日所

得金錢無算

本錢想必到

家了一笑悉輦於府庫以充國用句踐親送美人別

居土城

今會稽縣東六里

使老樂師教之歌舞學習容步俟其藝成然後啟

進魯邦時魯敬王三十一年句踐在位之七年也先一年魯景公杵

臼薨幼子荼嗣立是年楚昭王軫薨世子章越女之子嗣立其時魯方多

故而魯政復衰魯自晏嬰之死魯因孔子之去國俱不振獨吳國之

強甲於天下夫差恃其兵力只因四字見識便差有薦食山東之志諸侯無不

畏之就中單說魯景公夫人燕姬有子而妖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

陽生最長荼最幼荼之母鬻娼賤而有寵景公因母及子愛荼特甚

君之愛人殃之而已號為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已七十餘歲不肯立

世子欲待安孺子長成而後立之何期一病不起乃屬世臣國夏國

子高張高國使輔荼為君大夫陳乞陳無字素與公子陽生相結恐

陽生見誅勸使出避陽生遂與其子壬及家臣闞止同奔魯國景公

果使國高二氏逐羣公子遷於萊邑長公薨安孺子荼既立國夏高

張左右秉政陳乞陽爲承順中實忌之遂於諸大夫面前詭言高國

有謀欲去舊時諸臣改用安孺子之黨諸大夫信之皆就陳乞求計

陳乞因與鮑牧鮑牧之孫倡首率諸大夫家眾共攻高國殺高張國夏出

奔國於是鮑牧爲右相陳乞爲左相立國書國夏族高無平高張子以

繼二氏之祀安孺子年纔數歲言動隨人不能自立陳乞有心要援

立公子陽生陰使人召之於魯陽生夜至齊郊留闕止與共子壬於

郊外自己單身入城藏于陳乞家中陳乞假稱祀先請諸大夫至家

共享祭餘諸大夫皆至鮑牧別飲於他所最後方到陳乞候眾人坐

定乃告曰吾新得精甲請共觀之眾皆曰願觀於是力士負巨囊自

內門出至于堂前陳乞手自啟囊只見一個人從囊中伸頭出來視

之乃公子陽生也眾人大驚陳乞扶陽生出南向立謂諸大夫曰立

子以長古今通典安孺子年幼不堪爲君今奉鮑相國之命當面請說

改事長公子鮑牧時自言曰吾本無此謀何得相誣欺我醉即陽生  
向鮑牧揖曰廢興之事何國無之惟義所在大夫度義可否何問謀

之有無陳乞不待言終強拉鮑牧下拜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

陳乞同諸大夫歃血定盟車乘已具齊奉陽生申車入朝御殿即位

是為悼公即日遷安孺子于宮外殺之齊景好愛法悼公疑鮑牧不欲立

已訪于陳乞乞亦忌牧位在已上遂陰譖牧與羣公子有交不誅牧

國終不靖於是悼公復誅鮑牧立鮑息牧之子以存鮑叔牙之祀陳乞

獨相齊國國人見悼公誅殺無辜頗有怨言再說悼公有妹嫁與邾

子益為夫人益傲慢無禮與魯不睦魯上卿季孫斯言于哀公名蔣定公

引兵伐邾破其國執邾子益因於負瑕在兗州府臨陽縣即灌陽關也齊悼公大

怒曰魯執邾君是欺齊也遂遣使乞師於吳引賊入來約同伐魯夫差

曰吾欲誅兵山東今有名矣遂許齊出師魯哀公大懼即釋放邾子

益復歸其國使人謝齊悼公使大夫孟公悼辭于王言魯已服

罪不敢勞大王之軍厥夫差怒曰師行止一憑齊命吳豈魯之屬

國耶寡人當親至齊國請問前後二命之故橫着賜子此孟公悼使說硬話

退魯聞吳王怒齊遂使人送款于吳反約吳王同伐齊國夫差欣然

即日起師只是他自要試兵何嘗有爲人之處同魯伐齊圍其南鄙齊舉國驚惶皆以

悼公無端召寇怨言益甚時陳乞已卒子陳桓秉政乘國人不服謂

鮑息曰子盍行大事外遂怨而內以報家門之仇息辭以不能恒

曰吾爲子行之乃因戰師進鴆酒毒殺悼公已自獨相却又遷要弒君可惡之甚

以疾訃于吳軍曰上皇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遭暴疾上天代大王

行誅幸賜矜恤勿隕社稷願世世服事上國夫差乃班師魯師亦歸

國人皆知悼公死于非命因畏愛陳氏無敢言者愛而忘其惡小人大都如此

恒立悼公之子壬是爲簡公簡公欲分陳氏之權乃以陳桓爲右相



闕止爲左相昔人論齊禍皆敗于景公詩曰

從來溺愛智逾昏

繼統如何亂弟昆

莫怨強臣與強寇

分明自己鑿凶門

時越王教習美女三年技態盡善飾以珠幌坐以寶車所過街衢香風聞于遠近又以美婢旋波移光等六人爲侍女使相國范蠡進之吳國夫差自齊回吳范蠡入見再拜稽首曰東海賤臣句踐感大王之恩不能親率妻妾伏侍左右遍搜境內得善歌舞者二人使陪臣納之王宮以共灑掃之役夫差望見以爲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子胥諫曰臣聞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國之物王不可受諫得大不在行夫差曰好色人之同心句踐得此美女不自用而進于寡人此乃盡忠于吳之證也相國勿疑遂受之二女皆絕色夫差並寵愛之而妖艷善媚此四字等不得壞處更推西施爲首于是西

施獨奪歌舞之魁居姑蘇之臺擅尚房之寵出入儀制擬于妃后鄭

旦居吳宮妬西施之寵鬱鬱不得志經年而死夫差哀之葬于黃茅

山太湖之南立祠祀之今山下有此是後話且說夫差寵幸西施令王孫

雄特建館娃宮于靈巖之上山在府城西三十里銅溝玉檻飾以珠

玉爲美人遊息之所建響屐音履廊何爲響屐屐乃鞋名鑿空廊下之

地將大甍鋪平覆以厚板令西施與宮人步履繞之錚錚有聲故名

響屐也設甚有趣今靈巖寺圓照塔前小斜廊卽其址也高啟館娃宮詩

云

館娃館中館娃閣

畫棟侵雲峯頂開

猶恨當時高未極

不能望見越兵來

王禹偁有響屐廊詩云

廊壞空留響屐名

爲因西女繞廊行

可恨伍相終屍諫

誰記當時曳履聲

山上有翫花池翫月池又有井名王井井泉清碧西施或照泉而  
妝夫差立于傍親爲理髮又有洞名西施澗夫差與西施同坐於此  
洞外石有小陷今俗名西施跡又嘗與西施鳴琴于山巔今有琴臺  
又令人種香于香山使西施與美人泛舟採香今靈巖山南望一水  
直如矢俗名箭湑卽採香逕故處又有採蓮湑在郡城東南吳王與  
西施採蓮處又於城中開鑿大濠自南直北作錦帆以遊號錦帆湑  
高啟詩云

吳王在日百花開

畫船載樂洲邊來

吳王去後百花落

歌吹無聞洲寂寞

花開花落年年春

前後看花應幾人

但見枝枝映流水

不知片片墮行塵

年年風雨荒臺畔

日暮黃鸝腸欲斷

豈惟世少看花人

從來此地無花看

又城南有長洲苑爲遊獵之所又有魚城養魚

在吳縣橫山以鴨城畜鴨

外鷄陂畜鷄酒城造酒又嘗與西施避暑于西洞庭之南湖灣可十

餘里三面皆山獨南面如門闕吳王曰此地可以消暑因名消暑灣

張羽又有蘇臺歌云

館娃宮中百花开

西施曉上姑蘇臺

霞裙翠袂當空舉

身輕似展凌風羽

遙望三江水一杯

雨點微茫洞庭樹

轉面凝眸未肯回

要見君王射麋處

城頭落日欲棲鴉

下堦戲折棠梨花

隔岸行人莫倚盼

干將莫耶光粲粲

夫差自得西施以姑蘇臺爲家四時隨意出遊絃管相逐流連忘返  
惟太宰嚭王孫雄常侍左右子胥求見往往辭之耳不聽越王句踐

聞吳王寵幸西施日事遊樂復與文種謀之文種對曰臣聞國以民

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歲年穀歉收粟米將貴君可請貸于吳以救民

饑天若乘吳必許我貸句踐卽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使引見吳王

吳王召見于姑蘇之宮文種再拜請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

登人民饑困願從大王乞大倉之穀萬石以救目前之饑明年穀熟

卽當奉償夫差曰越王臣服于吳越民之饑卽吳民之饑也吾何愛

積穀不以救之此却是吳王好處時子胥聞越使至亦隨至蘇臺得見吳王

及聞許其請穀復諫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勢非吳有越卽越有吳吾

觀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饑困而乞糴也將以空吳之粟也與之不如

親不與未成仇王不如辭之吳王曰句踐因于吾國却行馬前諸儀

無不聞知今吾復其社稷恩若再生真獻不絕豈復有背叛之虞乎

是便是子胥曰吾聞**越**王早朝宴罷恤民養士志在報**吳**大王又輸

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將遊于姑蘇之臺矣**吳**王曰句踐業以稱臣焉

有臣而伐君者欽標子胥曰**湯**伐桀武王伐紂非臣伐君乎其非君

臣之比不當伯嚭從旁叱之曰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

如此說法因奏曰臣聞葵丘之盟邊籜有禁為恤鄰也况**越**吾真獻

之所自出乎明歲穀熟責其如數相償無損于**吳**而有德于**越**何憚

而不為也夫差乃與**越**粟萬石謂文種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粟

于**越**年豐必償不可失信文種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饑餓

敢不如約文種領穀萬石歸**越**王大喜羣臣皆呼萬歲句踐即以

粟頒賜國中貧民百姓無不頌德次年**越**國大熟**越**王問于文種

曰寡人不償**吳**粟則失信若償之則損**越**而利**吳**矣奈何文種對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宜擇精粟蒸而與之彼愛吾粟而用以布種吾計乃得矣**越**王用其計以熟穀還**吳**如其斗斛之數**吳**王歎曰**越**王眞信人也又見其穀粗大異常謂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散與吾民植之於是國中皆用**越**之粟種不復發生**吳**民大饑夫差猶認以爲地土不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文種之計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越**王聞**吳**國饑困便欲興兵伐**吳**文種諫曰時未至也其忠臣尙在**越**王又問于范蠡蠡對曰時不遠矣願王益習戰以待之**越**王曰攻戰之具尙未備乎蠡對曰善戰者必有精卒精卒必有兼人之技大者劔戟小者弓弩非得明師教習不得盡善臣訪得南林在山陰縣南有處女精于劔戟又有**越**人陳音善于弓矢王其聘之**越**王分遣二使持重幣往聘處女及陳音單說處女不知名姓生于深山之中長于無人

之野不繇師傅自然工于擊刺使者至南林致**越**王之命處女卽隨

使北行至山陰道中遇一白髮老翁立于車前問曰來者莫非南林  
處女乎有何劍術敢受**越**王之聘願請試之處女曰妾不敢自隱惟  
公指教老翁卽挽林內之竹如摘腐草欲以刺處女竹折未墮于地  
處女卽接取竹末以刺老翁老翁忽飛上樹化爲白猿長嘯一聲而  
去使者異之處女見**越**王**越**王賜坐問以擊刺之道處女曰內實精  
神外示安佚見之如婦奪之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捷若騰兔追  
形還影縱橫往來自不及瞬此數語得劍術之奧得吾道者一人當百人當  
萬大主不信願得試之**越**王命勇士百人攢戟以刺處女處女連接  
其戟而沒之**越**王乃服使教習軍士軍士受其教者三千人歲餘處  
女辭歸南林**越**王再使人請之已不在矣或曰天欲興**越**亡**吳**故遣  
神女下授劍術以助**越**也再說**越**人陳音以殺人避仇于**越**范蠡見  
其射必命中言于**越**王聘爲射師王問音曰請問弓弩何所而始陳



音對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生于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實

饑食鳥獸渴飲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有孝子不忍見其父

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時爲之歌曰斷木續竹飛土逐肉經妙

古諺諺內謂禽獸至神農皇帝興絃木爲弧剡木爲矢以立威于四方有弧

父者生于圖之荆山生不見父母自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

其道傳于羿羿傳于逢蒙傳于琴氏琴氏以爲諸侯相伐弓矢不能

制服乃橫弓著臂弩柄施機設樞加之以力其名曰弩琴氏傳至楚

三侯熊渠之子也繇是世世以桃弓棘矢備禦鄰國臣之前人受其道

于圖五世于茲矣弩之所向鳥不及飛獸不及走惟王試之圖王亦

遣士三千使音教習于北郊之外音授以連弩之法三矢連續而去

人不能防三月盡其巧陳音病死圖王厚葬之名其山曰陳音山山在

山陰縣西此是後話韓仙詩云

擊劔鸞弓總爲吳

臥薪嘗膽淚幾枯

蘇臺歌舞方如沸

遑問鄰邦事有無

子胥聞**越**王習武之事乃求見夫差流涕而言曰大王信**越**之臣順  
今**越**用范蠡日夜訓練士卒劔戟弓矢之藝無不精良一旦乘吾間  
而入吾國禍不支矣王如不信何不使人察之夫差果使人探聽**越**  
國備知處女陳音之事回報夫差夫差謂伯嚭曰**越**已服矣復治兵  
欲何爲乎訣子嚭對曰**越**蒙大王賜地非兵莫守夫治兵乃守國之  
常事王何疑焉雖是佞人。理論話却亦不爲無理夫差終不釋然遂有興師伐**越**之  
意語分兩頭再說**越**國陳氏世得民心久懷擅國之志及陳恆嗣位  
逆謀愈急憚高國之黨尙眾思盡去之乃奏于簡公曰**魯**鄰國而共  
**伐**此仇不可忘也簡公信其言恆因薦國書爲大將高無平宗  
樓副之大夫公孫夏公孫揮閻丘明等皆從悉車千乘陳恆親送其

師屯于汶水之上誓欲滅魯方還時孔子在魯刪述詩書一日門人

彥牢字子張自魯至魯來見其師孔子問及魯事知魯兵在境上大

驚曰魯乃父母之國今被兵不可不救因問羣弟子誰能為某出使

子貢以止伐魯之兵者子張姓顓孫名師子石公孫龍衛人俱願往孔子不許

子貢離席而問曰賜可以去乎孔子曰可矣子貢即曰辭行至汶上

求見陳恒恒知子貢乃孔門高弟此來必有遊說之語乃預作色以

待之子貢垣然而入旁若無人恒迎入相見坐定問曰先生此來為

魯作說客耶子貢曰賜之來為魯非為魯也夫魯難伐之國相國何

為伐之陳恒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

弱大臣無能士不習戰故曰難伐為相國計不如伐吳吳城高而池

廣兵甲精利又有良將為守此易攻耳恒勃然曰子所言難易顛倒

不情恒所不解真是難解子貢曰請屏左右為相國解之恒乃屏去從人

前席請教子貢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弱憂在內者攻其強賜竊窺

相國之勢非能與諸大臣共事者也說得隱今破弱說得妙以爲諸大臣

之功而相國無與焉諸大臣之勢日盛而相國危矣若移師于吳大

臣外困于強敵而相國專制齊國豈非計之最便乎陳恒色頓解道

隱衷不欣然問曰先生之言衛恒肺腑然兵已在汶上若移而向吳

人將疑我奈何子貢曰但按兵勿動賜請南見吳王使救齊而伐齊

如是而戰吳不患無詞陳恒大悅乃謂國書曰吾聞吳將伐齊吾兵

姑駐此未可輕動打探吳人動靜須先敗吳兵然後伐齊國書頓諾

陳恒遂歸齊國再說子貢星夜行至東吳來見吳王夫差說曰吳

連兵伐齊恨入骨髓今其兵已在汶上將以伐齊其次必及吳大

王何不伐吳以救齊夫敗萬乘之齊而收千乘之魯威加強魯遂

霸矣妙在又說夫差曰前者齊許世世服事魯國寡人以此班師今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朝聘不至寡人政欲往問其罪但聞**越**君勤政調武有謀**吳**之心寡

人欲先伐**越**國然後及**齊**未晚子貢曰不可**越**弱而**齊**強伐**越**之利

小而縱**齊**之患大只是要他急于伐齊以救魯不是要救越夫畏弱**越**而避強**齊**非勇也

激他一逐小利而忘大患非智也智勇俱失何以爭霸大王必慮**越**

國臣請為大王東見**越**王使親橐鞬橐音高鞬音堅以從下吏如何搔

處疥夫差大悅曰誠如此孤之願也子貢辭了**吳**王東行至**越****越**王句

踐聞子貢將至使候人主賓客者預為除道郊迎三十里館之上舍鞠躬

而問曰倣邑僻處東海何煩高賢遠辱子貢曰特來弔君句踐再拜

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鄰先生下弔孤之福矣請問其說子貢曰臣

今者見**吳**王說以救**齊**而伐**齊****吳**王疑**越**謀之其意欲先加誅于**越**

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者危

也兩層並說句踐愕然長跪曰先生何以救我子貢曰**吳**王驕而好

佞宰茹專而善讒君以重器悅其心以卑辭盡其禮親率一軍從

伐齊彼戰而不勝吳自此削矣若戰而勝必侈然有霸諸侯之心將

以兵臨強晉如此則吳國有間而越可乘矣子貢說越全是句踐再

拜曰先生之來實出天賜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孤敢不奉教乃贈了

貢以黃金百鎰寶劍一口良馬二匹子貢固辭不受還見吳王報曰

越王感大王生全之德聞大王有疑意甚悚懼且暮遣使來謝矣夫

差使子貢就館留五日越果遣文種至吳叩首于吳王之前曰東海

賤臣句踐蒙大王不殺之恩得奉宗祀雖肝腦塗地未能爲報今聞

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好在全故使下臣種貢上前王所藏精甲二

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句踐請問師期將悉四境之內

選士三千人以從下吏句踐願披堅執銳親受矢石死無所懼夫差

大悅乃召子貢謂曰句踐果信義人也且慢欲率選士三千以從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齊之役先生以爲可否子貢曰不可夫用人之眾又役及其君亦太

過矣不如許其師而辭其君

處置得恰  
好妙甚

夫差從之子貢辭吳復北往

晉國見晉定公說曰臣聞無遠慮者必有近憂今吳之戰晉有日矣

戰而勝必與晉爭伯君宜修兵休卒以待之晉侯曰謹受教比及子

貢戶魯酒兵已爲吳所敗矣不知吳如何敗晉再看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賸子路結纓

伯嚭之占夢其爲詔佞不必言卽公孫之占亦未爲確切聖始

亦忠直之士借占夢以進諫耳

夢者陰昧之事當晝而夢去陽入陰以爲不祥之兆至于坐而

見鬼則妖異更甚矣夫差悅于諛言不知微省宜其滅亡之速

也

妖夢童謠凶兆疊見夫差不知修政反殺直諫之臣心之感溺已極安得不亡

子胥先朝重臣有大功于吳國卽以直諫忤意非有罪惡也而夫差竟忍于殺之殘虐不仁昧良滅理之甚蓋自子胥死而吳之滅亡決矣

伯嚭亦楚亡臣子胥收納而引薦之故得用于吳卽論越事不合非有深仇大怨嚭乃譖而殺之可見奸險小人逞小忿而忘大德不可與作緣如此

子胥前面錯看一伯嚭後面錯看一夫差如此英雄可惜眼力不濟

子胥只因錯看伯嚭夫差遂致殺身之禍可見沒眼力人其病



痛不是小小

麟爲瑞獸曠世難逢只因出非其時遂死于野人之手于此可悟君子出處之道焉

處人家國骨肉之間固是難事然不能奉身以退則必思所以善處之方蒯瞶雖以得罪于父而出奔然非輒之所得拒也况噴所以得罪之故又非不孝大逆之可比乎衛輒據國拒父自是全無人心孔悝爲執政之臣亦不得而辭其責也

孔悝助子拒父于道理上已是不明及被蒯瞶之劫又無一善處之計無才無勇只一鄙夫而已衛輒用這等人爲腹心宜其不以享國也

子路親炙聖人之教于大義處却認不清死于孔悝之難而不足以成名總是好勇爲累耳

吳越篇中多用韻語是國中變體文字

話說周敬王三十六年春國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

攻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越預遣人建別館于句曲卽

容縣通植秋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越回曰卽于梧宮過

夏方歸越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越特疥癩耳

今王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之在心腹臣

恐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矣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

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

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越約戰假手越人夫差曰太宰之言甚善乃

爲書數越伐越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

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越簡公

大怒欲殺子胥鮑息鮑牧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

東列國志 卷之十八 三

火令遣來晉欲晉殺之以自免其謗宜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

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

原與鮑牧相識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朝內無人莫做官鮑息私問吳

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為兄寄居于鮑氏今後

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息歎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于晉

耳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曰于西門出軍過姑

蘇臺午膳膳畢忽然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

寡人晝寢片時得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

二隻一嚙南一嚙北又有鋼鋏二把插于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音

流于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

為寡人占其吉凶此一段是韻語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

師伐晉矣臣聞不知在何處聞來章明者破敵成功聲朗朗也兩釜炊而不

孰者大王德盛氣可除也兩天嗥南嗥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  
鍬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  
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也作琴  
瑟音調和也雖是語後之言却也解得像大王此行美不可言夫差雖喜其諛而

心中終未快然復告于王孫駱駱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

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便知此人不止是個術士大王心上狐疑

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卽爲我召來駱承命馳車往迎公孫聖

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躁希見人主卒聞宣召涕

淚如雨韻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于今日

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明知直言必將得禍却不肯諛佞以求生公孫聖賢者駱催促登車

逐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之祥公孫聖曰臣

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也臣

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只如解此二字便知不是正解分明

借以進諫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爲

陰類走陰方也如此句亦不的確兩鉞插宮牆者**越**兵入**國**掘社稷也流水

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爲作長歎息

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此句亦不的確願大王罷伐**國**之

師更遣太宰**豁**解寇肉袒稽首謝罪于句踐只如此句便知不是術士之言則國可

安而身可保也伯**豁**從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

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揣事諂諛他日

**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豈是術士口氣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

味亂言不誅必然惑眾顧力士石番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

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埋葬願

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以擊殺聖使人投其

屍于陽山之下斃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形銷影滅諷何能爲聲響報我哉伯翳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

驕君尙戀伐齊功

吳庭多少文和武

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如曹將下軍與師十萬同國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遣人約會國哀公合兵攻國子胥子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此等處却存賭氣意邾說國

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國連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

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人陳逆叩問子行字此來何

意陳逆曰國兵長驅已過魯博俱秦安州國家安危在于呼吸相國恐諸

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軍中

只許鳴鼓不許鳴金

不是要勝吳分門是  
要送却諸人性命

諸將皆曰吾等誓決一死

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于艾陵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

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率領本部車馬疾驅而出

胥門巢急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

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

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上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

當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爲吳兵旦暮可掃也

狂得可笑

胥門巢引敗

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狗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

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嚭亦力爲勸解夫差曉退以大將展

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

爲向導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目決戰次

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

姑曹打第三陣使管門巢率兵三千往來誘敵自與伯懿引大軍

屯于高阜相機救援留趙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却說軍列陣方

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名玉人死合之以檢曰死卽入殮分期不是要公孫夏

公孫揮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士也國書曰

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還在兩陣對圓管門巢先來搦戰國

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便擒之公孫揮奮戰而出管門巢

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管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

爽攻再使公孫夏出陣管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陣止大將展如

引兵便接住公孫夏廝殺管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將高無平宗

樓性起一齊出陣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

力殺傷相抵國書見兵不退親自執枹鳴鼓悉起大軍前來助戰

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兵十分奮勇兵漸漸失了便宜乃



命伯齠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

金聲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妨吳王夫差自引精兵

三萬分爲三股反以鳴金爲號從刺斜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

處夫差也遣展如齊能兵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

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看門策刺殺公孫揮于軍中夫差

親射宗樓申之闕丘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

作道理就是逃去陳恒肯輕放國書歎曰吾以十萬強兵敗于齊人之手何面

目還朝乃解甲衝入齊軍爲亂軍所殺闕丘明伏于草中亦被齊將

州仇搜獲夫差大將齊師諸將獻功共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一人生

擒公孫夏闕丘明一人卽斬首正合陳恒之意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

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爲吳所有無得免者夫差謂

諸將曰子觀吳兵之強勇視齊何如邱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

何論弱國夫差大悅重賞國兵使諸稽郢先回報捷國簡公大驚與

陳柯闕止商議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早若肯如此豈不夫差主

張國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罷黜而

回史臣有詩云

艾陵白骨壘如山

盡道吳王秦凱還

壯氣一時吞宇宙

隱憂誰想伏吳闕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桐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臺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眾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桐葉冷 吳王醒未醒 梧葉秋 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羣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

子不知何來教我為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

之所使有何愁哉

雙中語

欲誅果小兒西施力勸乃止

西施自伯都進大功後

曰春至而萬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

所慮乎

如此諛言亦太厚臉

夫差乃悅住梧宮三日即起駕還國王升殿百

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言

何妨一賀

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

當伐

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寧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

諫君亦不當發怒

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

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即至也夫差愠曰久不見相國耳邊聞覺清

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于殿上

也不成寐

頃間忽將眼直視公

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夫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

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

這却明立之甚與前次之要不同

諸卿曾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

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

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

**吳庭**國霸王將有代**周**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

偏有許多解說

然愈解說愈支離矣

夫差曰太宰之言足啟心胸相國耄矣言不足採過數曰

**王**句踐率羣臣親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庭諸臣俱有饋賂伯

嚭曰此奔走**吳**庭之應也

偏有照應

**吳**王置酒于文堂之上

**王**侍坐諸

大臣皆侍立于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艾不沒有力

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上卿**王**孝事寡人始

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伐之功于眾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

曰大王賞功酬勞此霸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乎哀哉

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

爲墟殿生荆棘

韻諱

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

傾覆吾國

韻諱

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今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

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

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

嚳曰臣聞子胥使嚳以其子托于嚳臣鮑氏有叛吳之心詩陳而王人惡甚

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鏹之劍屬鏹劍名子胥接劍在手歎曰

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跪下階立于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

王不欲立汝賴吾力爭汝得嗣位吾為汝破國國威加諸侯今汝

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國兵至掘汝社稷矣全是斯氣不似忠也

角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于東門以觀國兵之入國也

言訖白刃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

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尚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于盤門城樓之上

今盤門懸有鉄環在久而不磨云是了胥懸頭之物取其屍盛以鳴夷之器鳴夷槁形盛清器以馬革為之使

入載去投于江中錢塘謂曰日月炙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

復何所見屍人江中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撈  
取埋之于吳山右祝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  
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

磊落雄才越千古

一旦蒙讒殺父兄

湘流誓濟吞荆楚

貫弓亡命欲何之

滎陽唯水空樓遲

昭關鎖鑰愁無翼

鬢毛一夜成霜絲

浣女沉溪漁父死

簫聲吹入吳人耳

魚腸作合定君臣

復爲強兵進孫子

五戰長驅據楚宮

生王含淚逃雲中

掘墓鞭屍吐宿恨

精誠貫日生長虹

英雄再振匡吳業

夫椒一戰棲強越

釜中魚鼈宰夫手

縱虎歸山還自囓

姪蘇臺上西施笑

讒臣稱賀忠臣弔

可憐兩世輔吳功

到頭翻把扇鏹報

鳴夷激起錢塘潮

朝朝暮暮知呼號

吳越興衰成往事

忠魂千古恨難消

夫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為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於

是句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驕恣及今而修政仍可挽回也乃發

卒數萬築邳韓音城州即揚州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

于沂齊魯之界西達于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

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圍而來衣履俱濕吳王

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于高樹往而觀之望見

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趨枝綠條曳腰聳踵欲捕蟬而

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緣陰欲隊螳螂黃雀一心

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

知傍有空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黑為文王所笑也得想好吳王曰

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于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

甚者魯水國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犯鄰國無故謀伐之以為遂

有魯矣不知魯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魯國大敗師以為

遂有魯矣不知魯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

流者為東江并入五湖之中太湖水通五湖我吳國滅我吳宮韻天

下之愚莫甚于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唾餘人已厭聞汝復拾之以

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夫差乃使太子友

同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邗溝北上會魯哀公于

棠即皇縣會魯出公于發陽地近遂約諸侯大會于黃池衛地在開



二 野欲與<sub>吳</sub>爭盟主之位<sub>越</sub>王句踐聞<sub>吳</sub>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議

發習流<sub>善水</sub>者三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sub>私卒</sub>從海道通江以襲

<sub>吳</sub>求前隊<sub>時</sub>無餘先及<sub>吳</sub>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

攻<sub>時</sub>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

曰<sub>越</sub>人畏<sub>吳</sub>之心尚在<sub>只</sub>且遠來疲敝再勝之必走<sub>即</sub>不勝守猶

未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

陣督兵交戰<sub>陣</sub>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噪而至勢如風雨<sub>吳</sub>兵精勇

慣戰者俱隨<sub>越</sub>王出征<sub>可見吳兵若不此</sub>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sub>越</sub>

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宿

將怎能抵當<sub>吳</sub>兵大敗王孫彌庸為泄庸所殺太子友陷于<sub>越</sub>軍衝

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sub>越</sub>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

門牢閉率民大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sub>吳</sub>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

屯于太湖陸營屯于胥閭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臺火彌月不息其  
餘艦大舟悉徙于湖中吳兵不敢復出再說吳王夫差與魯二君  
同至黃池使人請定公赴會定公不敢不至嚙夫差使士孫駱  
與上卿趙鞅議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  
王孫駱曰祖叔虞乃成王之弟祖大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昭  
絕數輩况雖主盟會宋會虢已出下今乃欲踞之上乎耶也  
有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決忽王子地密報至言魯兵入殺太子  
焚姑蘇臺見今圍城勢甚急危嚙夫差大驚伯嚭拔劍欲殺使者夫  
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尙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  
語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小人見嚙夫差曰爾言是  
也然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乎王  
孫駱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我之

行止將聽命于晉 欒寤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

出王孫駱密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得急便

脚夫差曰善是夜呂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纔一

里結爲方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面中軍皆

白茅白旗白甲白羽之矰望之如白毛叶秀吳王親自仗鉞乘素旗

甲軍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輿赤旗丹甲朱衣之矰望

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輿黑旗玄甲烏羽之

矰一望如黑王孫駱主之邾也邾地看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明

陣定吳王親執枹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鍾聲鐸聲丁寧鏗于一時齊

扣三軍譁吟響震天地晉軍大驚不知其故乃使大夫董褐至晉軍

請命夫差親對曰晉王有旨命寡人主盟申夏以縫諸姬之闕今晉

君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于籓籬之外從

與不從決于此曰董褐還報晉侯晉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心中似有大憂晉或者越人人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于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于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之命曰君以至命宣布于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肇封而號曰吳王謂晉室何御好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羞以其言爲正乃斂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插晉侯次之晉以次受歆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于中途連得告急之報軍士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率眾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羞懼謂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子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于越不然子胥屬鏹之劍猶在當以屬子假使越不許成雖殺伯嚭又何益于事乎伯嚭乃造越軍稽首于越王求赦吳罪其犒君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

曰吳王尚末可滅也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自今亦不振矣句踐

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此圖敬王三十八年事也明年魯哀公狩于六

野兗州府鉅野縣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腐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

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紋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日

所繫歎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故城東十里

土臺廣輪八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援琴作歌曰

明王作兮麟鳳遊

今非其時來何求

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

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是年魯有相陳恒知

爲魯所破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礙一關止乃使其族人陳逆

陳豹等攻殺關止魯簡公出奔陳恒追而弑之盡滅關氏之黨簡公甫立

二曰原欲分陳桓之權豈知  
可以此被弑并害闕北乎  
立簡公弟懿是為平公陳恒獨相孔子

聞魯復齋三日沐浴而朝長公請兵伐魯討陳恒弑君之罪長公使

告三家孟叔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恒亦懼諸侯之討

乃悉歸魯之侵地北結好于晉之四卿南行聘于楚之伯魯存

虛實亡矣 復修陳桓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膳貧乏國人悅從乃漸除鮑晏

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火半為已封邑代國之勢已成又遷國中

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于後房不下百人縱其賓客出人不禁止男

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欲為強宗計實先已自亡其宗矣齊都邑大夫宰莫井

陳氏此是後話再說魯世子蒯聵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陳

氣大夫高柴諫不聽蒯聵之姊嫁于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嗣為大

夫事出公執魯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幸良夫通

于孔如孔姬使渾良夫往戚問候其弟蒯聵蒯聵握其手言曰子能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使我人國爲君使子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子孔姬孔姬

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蒯聵昏夜良夫與蒯聵同爲婦裝塼土石

乞孟壓爲御乘溫車詭稱婢妾入城中匿于孔姬之室孔姬曰

冢之事皆在吾兒掌握今飲于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

耳使石乞孟壓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聵于臺上家中之臺須臾

孔懼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懼曰父則

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旣知舅氏爲母至親何故不納昔弟

孔懼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懼不敢違也雖是先君遺命然以子

遂起身如廁使孔姬使石乞孟壓候于廁外俟懼出廁左右書定曰

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臺上來見蒯聵孔姬以先在廁囑曰太子

在此孔懼如何不拜懼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懼曰

惟命孔姬乃殺戮使蒯聵與懼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壓守懼并

臺上而以慳命召聚家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獲

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慳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慳也輒大驚卽時取寶

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聵者皆四散逃竄仲子路爲孔

埋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慳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白城中人

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說得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

祿敢坐視乎錯認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

君已出奔子何入爲子路曰吾惡夫食人之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

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城迺至臺下大呼曰仲由在

此孔大夫可下臺矣孔慳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臺何蒯聵懼使石

乞孟厲二人持戈下臺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怎奈乞厲獲戟並

舉橫刺子路又欲斷其冠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

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孔慳奉蒯聵卽位是爲莊公立次子疾爲大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



子以薄良夫爲卿時孔子在○聞蒯瞶之亂謂眾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猶說水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之使者接衝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天子敢獻音味孔子拜而受之啟視則肉醢音海也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內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君必不以見殞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常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景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丘誕聖

闕里生德

七十升堂

四方取則

行誅雨觀

攝相夾谷

歎鳳遽衰

泣麟何促

九流仰鏡

萬古欽躅

弟子營葬于北阜之曲家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樹累朝封大成  
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  
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再說衛莊公蒯贖疑孔懼爲出公輒  
之黨也怪不醉以酒而逐之孔憚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渾良夫  
計得疑也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渾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何  
不召之不知莊公會召出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莽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有蒯贖之欲殺其母便有輒之拒父又有疾之劫父以拒兄父  
子相傳家法如此較君臣之際爲更甚矣國雖未亡而遂以微

弱又何怪乎

楚建之死于鄭原是自取其禍怪不得鄭人鄭卽事楚無缺白勝安得而報其仇乎子西之不與是也白勝乃因此而遷怒擅殺大臣又因以廢主而思篡位狂悖無禮之甚矣卒之身死家滅爲世僂笑則狂悖適以自速其禍耳

子西之不許白勝以復讐原沒有不是但不以義理勸白折之却胡廬提開口答應以致白勝懷憤構難遂以殺身可爲胡廬提人前車之戒

凡欲看人事業之成與不成只看人心之順與否順如齊之陳恒連弑其君却安然無禍衛之蒯聵父子屢出屢入而使終不能定楚而無難觀白勝無一人之與便知斷不能以成事也

句踐懷深恥大怨積二十年之憂勤養精蓄銳以求報吳又有  
次范諸人爲之左右其志勇而力全固有必勝之具然畢竟是  
夫差荒淫驕侈自有滅亡之機耳若使夫差能修明政事任用  
賢良恤兵力而愛百姓自足以制越而有餘何至遂爲所滅耶  
范少伯見幾遠隱其高不必言又精于貨殖之術能生財而致  
富真是千古奇人

文范二人其才不相上下後來結果乃竟迥然者范之識勝故  
也多識者強自昌而昌少識者茫遠存逃亡知言哉

話說衛莊公崩曠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子渾良夫良夫  
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以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

也轍曾拒父明是大逆之人召使反國能保無他變乎此計可笑有小監聞其語私告于太子疾疾

便壯士數人載獬從已乘間劫莊公使歃血立誓兒子與老子歃血千古奇事勿

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與良夫有盟在前免

其死奈何太子疾曰請侯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未幾莊公新

造虎幕

幕以虎皮爲飾

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袒裘不釋劍

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數之曰臣

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

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之

非四罪乎

這却責得有理

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他日莊公夢厲鬼被髮批

面而譟口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莊公覺使卜大夫胥彌赦占之曰

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寃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

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寃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

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寃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

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寃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

桓帥師救

執般師立公子起

謝噴

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

是不得人心

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

個見

崩贖立二年

怒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人逐莊公

知

幾人

怒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人逐莊公

知

是不得

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

知

桓帥師救

執般師立公子起

知

謝噴

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

知

桓帥師救

執般師立公子起

知

謝噴

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

知

桓帥師救

執般師立公子起

知

謝噴

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

知

桓帥師救

執般師立公子起

知

謝噴

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

知

桓帥師救

執般師立公子起

知

為君報既復國遂石圍心故良諸大夫不睦于輒逐輒奔不得人心

國人立公子然亦弟是為悼公自是臣服于國益微蘇依趙氏

此段話閣過不題再說自公勝以白為取國每念鄭人殺

父之讐鄭殺太子建見思以報之不思已過只是怪為伍子胥是

出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赦况服事昭王不敢失禮故勝含忍

不言及昭王已薨事在周敬王三十一年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奉汝文子卓

卽位是為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子西召也同秉政

十能功德妄想非非豈豈是是好人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祿心懷怏怏及聞子胥已死且

報此其時矣使人請于子西曰人肆毒于先太子令尹所知也

父讐不報無以為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不為發一旅以聲

罪勝願為前驅死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國未定子姑待我

如此答應可笑白公勝乃托言備使心腹家臣石乞築城今岳州府慈利縣有白公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元

練兵盛爲戰具復請于子西願以私卒爲先鋒伐子西許之

尚未出師趙鞅以兵伐鄭請救于子西帥師救晉兵乃退

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欺我甚矣當先

殺令尹然後伐鄭可殺在隨召其宗人白善于澧陽即澧善曰從子

而亂其國則不忠于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于族遂棄祿築圍灌

園終其身善好白人因各其園曰白善將軍藥圃白公聞白善不來

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即召石乞議曰令尹與司馬各用

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

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公乃同石乞造于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

曰王孫賁人奈何屈身而至豈不聞禮下于人必有所求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

謀之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宜僚搖首曰令尹有功于國而無雙于僚

僚不敢奉命說符白公怒拔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投汝果得宜僚面

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僚如去螻蟻何以怒爲白公乃投劍于地

歎曰子真勇士吾聊試子耳詳即以車載回禮爲上賓飲食必共出

入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許白公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吳國畏

吳之強戒飾邊人使修倣備白公乃托言吳兵將謀襲吳乃反以兵

襲吳邊境頗有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

干欲親至庭獻捷以張國威何必現到子西不知其計許之白公

悉出自己甲兵裝飾幽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押解入朝獻功惠

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待立于傍白公勝參見已畢王見階下立

著兩簍女漢漢全身披掛問是何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

宜僚伐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乘勞就來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

期喏曰吾王御殿邊臣只許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宜僚那旨

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宜僚用手一拉侍衛東倒西



歪二人逕入殿中石乞拔劍來砍子西熊宜僚拔劍來砍子期白公  
大喝眾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峰擁而登白公幫住惠王  
不許轉動石乞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散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與  
宜僚交戰宜僚乘劍前奪子期之戟子期拾劍以劈宜僚中其左肩  
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攬做一團死于殿庭子  
西謂勝曰汝糊口吳邦我念骨肉之親召汝還國封爲公爵何負于  
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國講和汝卽國也吾爲父報讐豈顧  
私恩哉子西歎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  
陳其屍于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終不濟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  
這還算好處乃拘惠王于高府楚之別府欲立王子啟平五子爲王啟固辭遂  
殺之不肯立不爲有罪奈何殺之石乞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尚眾當  
殺之之暴橫如此安望有成  
悉召之乃屯兵于太廟大夫管修管仲之後率家甲往攻白公戰三

日修眾敗被殺圍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為小穴夜潛入負

王以出匿于昭夫人即越之宮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眾星夜至

**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見葉公未曾甲冑訝曰公胡不冑國人望公

之來如赤子之望父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于公民何望焉說得葉

公乃披掛戴冑而進將進都城又遇一羣百姓前來迎接見葉公戴

冑又訝曰公胡冑國人望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穀米若得見公之面

猶死而得生也雖老稚誰不為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

疑無所用方乎又說得妙○沈諸梁異姓遠臣何至人心嚮往葉公

乃解冑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已乃建大旆于車箴尹固因白公之召

欲率私屬入城既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

到大開城門以納其眾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于太廟石乞兵敗扶

勝登車逃往龍山山在荊州府城西北欲適他國未定葉公引兵追至勝自縊

而死凶悍人石乞埋屍于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曰公何在對

曰已自盡矣又問屍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揚火沸

湯置于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貴爲上

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死骨以自免乎此人

似白勝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屍竟不知所在石乞雖所從不正亦

好漢也葉公迎惠王復位時國乘亂以兵侵葉公請于惠王

帥師伐陳滅之小國而幸大國以子西之子寧嗣爲令尹子期之子

寬嗣爲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此國危而復安此國敬王四十二

年事也是年王句踐探聽得吳王自越兵退後晝于酒色不理朝

政有此國主自然滅現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舉伐

方出郊於路上見一大鼉目睜腹脹似有怒氣狗跳蕭然憑軾而起

左右問曰君何敬勾踐曰吾見怒鼉如欲聞之士是以敬之這是故

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龍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龍乎於是交

相勸勉以必死為志原是娶你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皆泣

涕決別相語曰此行不滅如此不復相見句踐復詔于軍曰父子俱在

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

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感王愛才之德歡聲如雷何

勝行及江口斬有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王夫差聞兵再至

亦悉起士卒迎敵於江上兵屯於江南兵屯於江北王將大

軍分為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文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

王為中陣明日將戰于江中乃於黃昏左側令左軍銜枚遡江而上

五里以待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

左軍接戰右軍上前夾攻各用大鼓務使鼓聲震聞遠近欲奪吳兵

吳兵至夜半忽聞鼓聲震天知是越軍來襲倉皇舉火尙未看得明

東列州國志

白遠近的鼓聲又起兩軍相應合圍攏來夫差大驚急傳令分軍迎戰不期**越**王潛引私卒六千金鼓不鳴於黑暗中逕冲**吳**中軍此時

天色尙未明但覺前後左右中央盡是**越**軍**吳**兵不能抵當大敗而

走句踐率三軍緊追之及於笠澤今松江復戰**吳**師又敗一連三戰

三北可知是人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死夫差連夜遁回閉門

自守句踐從橫山進兵卽今**越**來溪是也築一城于胥門之外謂之

**越**城欲以困**吳****越**王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嚭托疾不出嚭夫差乃

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于**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于會

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討孤臣孤臣

意者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其言意欲許之輒語最范

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二十年奈何垂成而棄之遂不准其行成

惡**吳**使往返七次種蠡堅執不肯遂鳴鼓攻城**吳**人不能復戰種蠡

商議欲毀晉門而入其夜望見吳南城上右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

若耀電鬚髮四張光射十里人將士無不畏懼暫且屯兵至夜半

暴風從南門而起疾雨如注雷轟電掣飛石揚沙疾于弓弩軍遭

者不死即傷船索俱解不能連屬范蠡文種情急乃肉袒言雨遙望

南門稽顙謝罪良久風息雨止蠡種坐而假寐以待天明夢見子胥

乘白馬素車而至衣冠甚偉儼如生時開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

求置吾頭於東門以觀汝之入吳王置吾頭於南門吾忠心未絕

不忍汝從吾頭下而入故為風雨以退汝軍然之有此乃天定

吾安能止哉汝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成以通汝路是

天定又何必為之開道乎想亦自欲舒其見殺之怨耳二人所夢皆同乃告于王使士卒開

渠自南而東將及蛇匠三門之間忽然太湖水發自晉門洶湧而來

波濤衝擊竟將羅城蕩開一大穴有鱖魚俱魚無數逐波而入范蠡

曰此子晉爲我開道也遂驅兵入城其後因穴爲門名曰鱗鯨門因

水多葑草又名葑門其水名葑溪此乃子晉顯靈古跡也夫差聞

兵入城伯嚭已降映得好遂同王孫駱及其三子太子友之弟奔于陽山晝

馳夜走腹餒口饑目視昏眩左右援得生稻剝之以進吳王嚼之伏

地掬飲溝中之水可問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左右對曰生稻夫差

曰此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深

谷可以暫避夫差曰妖夢已准死在旦夕暫避何爲乃使于陽山謂

王孫駱曰吾前戮公孫聖投于此山之巔不知尙有靈嚮否駱曰王

試呼之夫差乃大呼曰公孫聖山中亦應曰公孫聖三呼而三應此

是出谷應聲吳人信鬼夫差又有影子在胸中故遂以爲實耳夫差心中恐懼乃遷于于陔一名遂

山西南句踐率千人追至圍之數重夫差作書繫于矢上射入一軍

軍人拾取呈上種蠡二人同啟視其詞曰吾聞狡兔死而良犬烹敵

國如滅謀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吳雖是次以自全其言却亦有理一綫以自爲餘地

文種亦作書繫矢而答之曰吳有大過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過一

也以直言殺公孫聖太過二也太宰讒佞而聽用之太過三也即此

伯黜必不能安于越國四也無罪數伐其國大過四也吳越同壤而伐大過

五也越親伐吳之前王不知報讐而縱敵貽患大過六也這一過責

有此六大過欲免于亡得乎不說報讐只似問罪一般妙甚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

受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違天之命夫差得書讀至第六款大過重

淚曰寡人不誅句踐忘先王之讐言爲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棄吳也

却不在此王孫駱曰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之夫差曰寡人不願復國若

許爲附庸世世事越因所願矣駱至越軍蠡種拒之不得入句踐望

見吳使者涕泣而去意頗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

請置君于甬東今鄞縣給夫婦五百家以終王之世夫差含淚而對曰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八



君正幸救國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而以五百家爲臣

孤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

這還算好漢語強于蜀後主陳叔實許多

使者去

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執而誅之種蠡對曰人

臣不敢加誅于君

這還是春秋時古道

願主公自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以稽句

踐乃仗步光之劍直于軍前使人告吳王曰世無萬歲之君總之

死何必使吾師加刃于王耶夫差乃太息數聲四顧而望泣曰我殺

忠臣子胥公孫聖今自殺晚矣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無面目見子

胥公孫聖于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言罷拔佩劍自刎主孫駱

解衣以覆吳王之屍卽以組帶自縊于傍

此人

句踐命以侯禮葬于

陽山使軍士每人負土一囊須臾遂成大家流其三子于龍尾山

在

源後人各其里爲吳山里人張羽有詩歎云

荒臺獨上故城西

輦路淒涼草木悲

廢墓已無金虎臥

壞牆時有夜烏啼

採香徑斷來麋鹿

響屨廊空變黍離

欲弔伍員何處所

淡烟斜月不堪題

楊誠齋蘇臺弔古詩云

插天四塔雲中出

隔水諸峯雪後新

道是遠瞻三百里

如何不見六千人

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吳王恃霸逞雄才

貪向姑蘇醉綠醅

不覺錢塘江上月

一宵西送越兵來

**元**人薩都刺詩云

閩門楊柳自春風

水沒幽花泣露紅

飛絮年年滿城郭

行人不見館娃宮

唐人陸龜蒙咏西施云

半夜娃宮作戰場

血腥猶襍宴時香

西施不及燒殘蠟

猶為君王泣數行

再說**越**王大姑蘇城據**吳**王之宮百官稱賀伯嚭亦在其列恃其舊

日周旋之恩面有德色

下流狗才句踐謂曰子**吳**太宰也寡人敢相屈乎

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伯嚭慙而退句踐使力士執而殺之滅其家

伯嚭自是該殺然句踐之殺之却算無情曰吾以報子胥之忠也句踐撫定**吳**民乃以兵

北渡江淮與**齊****魯****宋****衛**諸侯會于舒州齊地陣氏封邑使人致貢于**周**此舉却好

似夫時**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為元王元王使人賜句踐袞

冕圭璧彤弓弧矢命為東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遣人致賀其時**越**

滅**陳**國懼**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句踐割淮上之地以與**越**自削南藩是失着慮

討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以**吳**所侵**宋**地歸**宋**這却該諸侯悅服

漢高祖王還國遣人築賀臺于會稽以蓋昔日被棲之耻置酒宮文臺之上與羣臣爲樂命樂工作伐吳之曲樂師引琴而鼓之其詞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

欲誅無道當何時

大夫種蠡前致詞

吳殺忠臣伍子胥

今不伐吳又何須

良臣集謀迎天禧

一戰開疆千里餘

恢恢功業勒常彝

賞無所吝罰不違

君臣同樂酒盈卮

臺上羣臣大悅而笑惟

句踐面無喜色范蠡私歎曰王不欲功歸

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

雪亮眼次日入辭王曰臣聞主辱臣死向

者大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之功也今已滅矣

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于江湖王惻然泣下沾衣

是假只看後目待文種便知

言曰寡人賴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圖報君王奈何

棄寡人而去乎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爲戮蠡曰臣則宜死妻子

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涉三江入五湖至

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次日越王使人召范

蠡蠡已行矣越王愀然變色謂文種曰蠡可追乎君王文種曰蠡有

鬼神不測之機不可追也種既出有人持書一封投之種啟視乃范

蠡筆其書曰

子不記吳王之言乎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長

頸烏喙忍辱妬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

免

文種看罷欲召送書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種怏怏不樂然猶未深信

其言歎曰少伯蠡何慮之過乎正恐不過慮者難保無事耳過數日句踐班師

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于江中曰此亡國

之物留之何為此是姑心為虐其語乃是飾詞讀者莫被他瞞過反夫曰歎其有識也後人不知其事

訛傳范蠡載入五湖遂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誤君王之句

按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况吳宮寵她何敢私載乎以而言范蠡

恐越王復迷其色乃以計沉之于江此亦謬也羅隱有詩辨西施之

冤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

時人何苦咎西施

西施若解亡吳國

越國亡來又是誰

再說越王念范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復使良工鑄金像

范蠡之形置之座側如蠡之生也此因少伯已去落得歸人耳目不然請開殺文種是何說乎却

說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齊改名曰鴟夷子

皮仕齊為上卿這却古怪何又要做官未幾棄官隱于陶山在濟南府肥城縣畜五牧

至高之生息獲利千金自號曰陶朱公今所傳致富奇書云是陶朱

公之遺術也其後吳人祀范蠡于吳江與晉張翰唐陸龜蒙為三高

祠宋人劉寅有詩云

人謂吳癡信不虛

建崇越相果何如

千年亡國無窮恨

只合江邊祀子胥

句踐不行滅吳之賞可恨無尺土寸地分授與舊臣陳遠相見益稀計

倪佯狂辭職與屠等亦多告老文種心念范蠡之言稱疾不朝何小

少伯王左右不悅文種者譜于王曰種自以功大賞薄心懷怨望

故不朝王耳王素知文種之才能以為滅吳之後無所用之恐其

一旦為亂無人可制莫須有二字何以服天下欲除之又無其名其時魯哀公與

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魯以除去三家乃借朝越為名來至

越國句踐心疑文種故不為發兵哀公遂死于越再說越王忽一日

往視文種之疾種爲病狀強迎王入王乃解劍而坐有謂曰寡人間之志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

誤已破滅尙餘四術安所用之種對曰臣不知所用也德王曰願以

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于地下可乎忍心害理胡說可恨言畢卽升輿而去道

下佩劍于坐種取視之劍室有屬鏤二字卽夫差賜子胥自剄之劍

也種仰天歎曰古人云大德不報吾不聽范少伯之言誰教你不聽來乃爲

王所戮豈非愚哉復自笑曰百世而下論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復

何恨比乎與他不同遂伏劍而死王知種死乃大喜真沒良心葬種于臥龍山

在今紹興府城內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葬一年海水大發穿山魯冢忽崩

裂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遂浪而去附會不信今錢塘江上海潮重

疊前爲子胥後乃文種也髯翁有文種贊曰

忠哉文種 治國之傑 三術亡吳



一身殉越

不共讎行

寧同胥滅

千載生氣

海潮叠叠

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國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爲霸語  
分兩頭却說國國六卿自范中行二氏滅後止存智趙韓魏四卿智  
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欲別其族乃循智營之舊改稱智氏時  
智瑤爲政號爲智伯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諸侯莫討于是私自立  
議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國出公子定公之地反少于四卿無可奈何  
也就是第二個周室了 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有子數人長子名伯魯其最幼  
者名無卹乃賤婢所生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有善相人者姓姑布名子卿至于  
國鞅召諸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鞅歎曰趙氏其滅矣子卿  
曰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相從者皆君府中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  
曰此吾幼子無卹所出甚賤豈足道哉淺小子卿曰天之所廢雖貴

必賤夫之所興雖賤必貴達者此子骨相似異諸公子吾未得詳觀

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無卹至子卿望見遽起拱立曰此真將軍矣

鞅笑而不答他日悉召諸子叩其學問無卹有問必答條理分明鞅

始知其賢此時方知不成老子乃廢伯魯而立無卹爲適子一日智伯怒鄭之

不朝欲同趙鞅伐鄭鞅偶患疾使無卹代將以往智伯以酒灌無卹

無卹不能飲智伯醉而怒以酒筭投無卹之面面傷出血趙氏將士

俱怒欲攻智伯無卹曰此小恥吾姑忍之使自智伯班師回反言

無卹之過欲鞅廢之鞅不從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趙鞅疾篤謂無

卹曰異日晉國有難惟晉陽可恃汝可識之言畢遂卒無卹代立是

爲趙襄子此乃周貞定王名介元十一年之事時晉出公憤四卿之

專密使人乞兵于晉請伐四卿錯走門田氏三家反以其謀

告于智伯智伯大怒同韓康了虎韓不信之孫魏桓子駒魏曼多之孫魏須之

東列國志 卷之十八 三

趙襄子無郵合四家之眾反伐出公出公出奔于晉智伯立昭公之曾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自此晉之大權盡歸于智伯瑤瑤遂有伐晉之志召集家臣商議畢竟智伯成敗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智伯決水灌晉陽

豫讓擊衣報襄子

建詞原爲承家以才智凌人而不仁便有覆宗之道矣智果之言明白確切之至徐吾之不聽只是把不仁二字看輕了

晉四卿之中智氏地多而最强若肯安分守己誰敢先與爲難者乃先自啟釁端反以速其亡滅老氏云無爲福始無爲禍先真是千古至言

段規任章絺疵張孟談都是敵手甚于而絺疵爲更雄智瑤乃

不見聽豈非天滅智宗乎

韓魏與趙勢鈞力敵而智氏獨強求地之意既已皆知其將削三家矣趙亡則必及韓魏事理亦是顯然三家不共謀于始事之日直至晉陽垂破方有張孟談之說詞其計亦鍊而晚矣使締疵之說得行三家其不俱盡乎吾故曰智氏之亡殆天意也智瑤求地韓魏意本不欲而卒獻之者懼速禍也趙氏非能強于二家爲趙氏計亦當陽獻地而陰約二家以圖之方爲善着奈何首授其怒而愛太劑乎趙氏之不亡亦有天幸在內智瑤不信締疵之說所恃者韓魏二家必喜得地耳却不想智氏亡二家獨不得地乎趙氏亡二家之得地猶未穩而且且有後憂與趙氏合謀而滅智氏則其得地更穩平日恃其強以爲人不敵害不知惟其太强故人之謀害更切也知進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智瑤之謂乎

董安于尹鐸爲治于數十年之前而其得力乃在數十年之後  
賢者之憂深慮遠如此

豫讓報讐不奇奇在第二次第二次報讐也還不奇奇在毀形  
滅性以求濟事此其精誠專一豈復尋常之報讐者所可比哉  
宜乎有袍血之應也

爲豫讓難爲襄子尤難不難在縱之而難在避之至後次之以  
衣與讓更爲好義而豁達

話說智伯名瑤乃智武子蹇之孫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謀  
于族人智果曰吾欲立瑤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智皆  
遜于瑤不如立瑤智果曰瑤有五長過人惟一短耳美鬚長大過人  
善射御過人多技藝過人端毅果敢過人智巧便給過人然而貪錢

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長凌人而濟之以不仁誰能容之若果立瑤智

宗必滅

有了不仁做根本便有五十長五百長亦祇速其禍耳智果真是解人

徐吾不以爲然竟立瑤

爲適子智果歎曰吾不別族懼其隨波而溺也乃私謁太史求改氏

譜自稱輔氏及徐吾卒瑤嗣位獨專智政內有智開智國等肺腑之

親外有絺疵豫讓等忠謀之士權尊勢重遂有代智之志起心召諸不要

臣密議其事謀士絺疵進曰四卿位均力敵一家先發三家拒之今

欲謀智室先削三家之勢

算計未嘗不是只是沒天理些

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

今智國方盛智先主盟主公托言興兵智爭霸假傳智侯之命令

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率其賦以爲軍資三家若從命割地我坐

而增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強而三家曰削矣有不從者矯智侯之命

率大軍先除滅之此食果去皮之法也

爲已計則得矣獨不思三家無故削地能不懷憤而慮患

乎智伯曰此計甚妙但三家先從那家割起絺疵曰智氏睦于韓魏

而與圖有隙宜先韓次魏韓魏既從趙不能獨異也和趙智伯即遣

智開至韓虎府中虎延入中堂叩其來意智開曰吾兄奉圖侯之命

治兵伐圖令三卿各割采地百里入于公家取其賦以充公用圖以

割智氏明露破綻一吾兄命某致意願乞地界回復韓虎曰子且暫回某來日

即當報命智開去韓康子虎召集羣下謀曰智瑤欲挾圖侯以弱三

家故請割地爲名吾欲興兵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

智伯貪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

不如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于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

坐而觀其勝負是一樣主意却韓虎然之次日令段規書出地界百

里之圖親自進于智伯智伯大喜設宴于藍臺之上以欸韓虎飲酒

中間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置于几上同虎觀之乃圖下莊子刺二

虎之圖是有上有題贊云

三虎啖羊

勢在必爭

其鬪可俟

其俗可乘

一舉兼收

亦莊之能

行伯戲謂韓虎曰某嘗稽諸史册列國中與足下同名者

有高虎

鄭有罕虎今與足下而

二矣

這等戲法也

段規行側進口體不呼

名懼觸諱也君之戲吾主母乃甚乎段規生得身材矮小立于智伯

之傍纔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頂曰小兒何知亦來饒舌三虎所啖

之餘得非汝耶言畢拍手大笑段規不敢對以目視韓虎虎佯醉閉

目應曰智伯之言是也卽時辭去智國聞之諫曰主公戲其君而侮

其臣韓氏之恨必深若不備之禍且至矣智伯頃目大言曰我不禍

人足矣誰敢興禍于我智伯曰蚋蟻蜂蠆猶能害人况君相乎主

公不備異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將效小莊子一舉刺三虎蚋蟻蜂

蠆我何患哉智國歎息而出史臣有詩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

眼中不復置王家

宋吳空進興亡計

違害誰如輔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開求地于魏桓子駒駒欲拒之謀臣任章曰若求地而與之失地者必懼得地者必驕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親之衆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又是一樣主意然却正似段規魏駒曰善亦以萬家之邑獻之智伯乃遣其兄智宵求蔡皇狼之地于趙氏趙襄子無郵衙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子吾不能媚人也不與固可但如此不與法却不妥當智宵回報智伯大怒盡出智氏之用使人邀韓魏二家共攻趙氏約以滅趙氏之曰三分其地韓虎魏駒一來懼智伯之強二來貪趙氏之地各引一軍從智伯征進智伯自將中軍韓軍在右魏軍在左殺奔趙府中欲擒趙無郵趙氏謀臣張孟談預知兵到奔告無郵曰寡不敵眾主公速宜逃難無郵曰逃在何

處方好張孟談曰莫如晉陽昔革安于會築公宮于城內又經尹鐸  
經理一番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必能効死

太平時皆寬恤民力有變時便

有所恃不仁者却說是迂濶

先君臨終有言異曰國家有變必往晉陽公主宜速

行不可遲疑無卹卽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望晉陽疾走智伯勒二  
家之兵以追無卹却說無卹有家臣原過行遲落後于中途遇一神  
人半雲半霧惟見上截金冠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節授  
之囑曰爲我致趙無卹原過追上無卹告以所見以竹管呈之無卹  
親剖其竹竹中有硃書二行告趙無卹余霍山在平陽府霍州之神也奉上  
帝命三月丙戌使汝滅智氏此等處無益于事只是山神討好耳○山神也要討好大奇無卹令  
祕其事行至晉陽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携老扶幼迎接入城駐札  
公宮無卹見百姓親附又見晉陽城堞高固倉廩充實心中稍安卽  
時曉諭百姓登城守望點閱軍器戈戟鈍敝箭不滿千愀然不樂謂

張孟談曰守城之器與利于矢今箭不過數百不勾分給奈何孟談

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牆垣皆以荻蒿草可楛楚才可

聚而築之主公何不發其牆垣以驗虛實無郵使人發其牆垣果然

都是箭鏃之料無郵曰箭已足矣奈無金以鑄兵器何孟談曰聞董

安于建宮之時堂室皆練精銅為柱瀉而用之鑄兵有餘也董安于

大經齊人張孟談却宗宗曉得也是滿心經濟了無郵再發其柱純是練過的精銅即使治

工碎柱鑄為劍戟刀鎗無不精利人情益安無郵歎曰甚哉治國之

需賢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備得尹鐸而民心歸天祚趙民其未艾

乎再說智韓魏三家兵到分作三大營連絡而居把晉陽圍得鐵桶

相似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眾齊赴公宮請令無郵召張孟談商

之孟談曰彼眾我寡戰未必勝不如深溝高壘堅閉不出以待其變

韓魏無仇于趙特為智伯所迫耳兩家割地亦非心願雖司兵而實

韓魏無仇于趙特為智伯所迫耳兩家割地亦非心願雖司兵而實

不同心不出數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

從來反間之計必出于被禍之人孟談欲坐待其隙只算

安能久乎無卹納其言親自撫諭百姓示以協力固守之意軍民互相勸勉雖婦女童稚亦皆欣然願効死力有敵兵進城輒以強弩射之三家圍困歲餘不能取勝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歎曰此城堅如鐵甕安可破哉正懷悶間行至一山見山下泉流萬道滾滾望東而逝拘士人問之答曰此山名曰龍山山腹有巨石如甕故又名懸甕山

水東流與汾水合此山乃發源之處也智伯曰離城幾何

里士人曰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

不知地利不可以爲將

智伯登山以望

水復遠城東北相度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得破城之策矣卽時

回寨請韓魏二家計議欲引水灌城韓虎曰

水東流安能決之使

西乎智伯曰吾非引

水也

水發源于龍山其流如注若于龍山

高阜處掘成大渠預爲畜水之地然後將水上流壩斷使水不歸

于晉川勢必盡注新渠方今春雨將降山水必大發俟水至之日決

隄灌城中之人皆爲魚鼈矣水攻火攻是兵家最利害之着韓魏齊聲贊曰此計

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須派定路數各司其事韓公守把東路魏公守

把南路須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將大營移屯龍山兼守西北二路

專督開渠築隄之事韓魏領命辭去智伯傳下號令多備鋤鑿鑿渠

于晉水之北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盡皆壩斷復于渠之左右築

起高提凡山坳洩水之處都有隄壩那泉源泛溢奔激無歸只得望

北而走盡注新渠却將鐵枋閘板漸次增添截住水口其水便有留

而無去有增而無減了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卽當日所鑿也

一月之後果然春雨大降山水驟漲渠高頓與隄平智伯使人決開

北面其水從北溢出竟灌人晉陽城來有詩爲證

向聞洪水泊山陵

復見壅泉灌晉城

能令陽侯添膽大

便教神禹也心驚

時城中雖被圍困百姓向來富庶不苦凍餒况城基築得十分堅厚

雖經水浸並無剝損

不如此不足顯軍安于

過數日水勢愈高漸漸灌入城中

房屋不是倒塌便是淹沒百姓無地可棲無窟可爨皆搆集而居愁

釜而炊公宮雖有高臺無郵不敢安居與張孟談不時乘竹筏周視

城垣但見城外水聲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峽之勢再加四五尺

便高過城頭了無郵心下暗暗驚恐且喜守城軍民晝夜巡警未嘗

疎怠百姓皆以死自誓更無二心

不如此不足顯尹鐸

無郵歎曰今日方知尹

鐸之功矣乃私謂張孟談曰民心雖未變而水勢不退倘山水再長

闔城皆爲魚鼈將若之何霍山神其欺我乎孟談曰韓魏現地未必

甘心今日從兵迫于勢耳臣請今夜潛出城外說韓魏之君反攻智

伯方脫此患無郵曰兵圍水困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孟談曰臣自

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徼天之幸  
臣說得行智伯之頭指日可取矣無郵許之孟談知韓康子屯兵于  
東門乃假扮智伯軍士於昏夜越城而出逕奔韓家大寨只說智元  
帥有機密事差某面稟韓虎正坐帳中使人召入其時軍中嚴必凡  
進見之人俱搜簡乾淨方纔放進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身邊  
又無夾帶並不疑心不知一個反間計的肚子一張說利害的嘴早已夾帶進去了孟談既見韓虎  
乞屏左右虎命從人閃開叩其所以孟談曰某非軍士實乃趙氏之  
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滅無由布其  
腹心故特遣臣假作軍士潛夜至此求見將軍有言相告將軍容臣  
進言臣敢開口如不然臣請死于將軍之前韓虎曰汝有話但說有  
理則從孟談曰昔日六卿和睦同執國政自范氏中行氏不得眾心  
自取覆滅今存者惟智韓魏趙四家耳智伯無故欲奪趙氏蔡驤

之地吾主念先世之遺不忍遽割未有得罪于智伯也智伯自恃其

強糾合韓魏欲攻滅趙氏趙氏亡則禍必次及于韓魏矣

張本在韓此句

虎沉吟未答孟談又曰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指望城下

之日三分趙氏之地耳夫韓魏不嘗割萬家之邑以獻智伯乎世傳

疆宇彼尚垂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况他人之地哉

本地風光最爲切當趙氏滅則智氏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爭厚薄乎

即使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氏異日之不復請乎

得方在將軍請細此一

思之韓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談曰依臣愚見莫若與吾主私和反

攻智伯均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于趙且以除異日之患世爲唇

齒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主意在此

韓虎曰子言亦似有理俟吾與魏家計

議子且去三日後來取回復孟談曰臣萬死一生此來非同容易軍

中耳目難保不洩願留麾下三日以待尊命

正是欲韓虎使人密召其決計

東周列國志



段規告以孟談所言段規受智伯之侮懷恨未忘遂深贊孟談之謀

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段規留孟談同幕而居二人深相結納是

同病相憐又是方以類聚次日段規奉韓虎之命親往魏桓子營中密告以趙氏

有人到軍中講話如此恁般吾主不敢擅專請將軍裁決魏駒曰狂

賊悖慢吾亦恨之但恐縛虎不成反爲所噬耳段規曰智伯不能相

容勢所必然與其悔于後曰不如斷于今日趙氏將亡韓魏存之其

德我必深不猶愈與兇人共事乎事理利害俱透魏駒曰此事當熟思而行

不可造次段規辭去到第二日智伯親自行水遂治酒于懸壺山邀

請韓魏二將軍同視水勢飲酒中間智伯喜形于色遙指著晉陽城

謂韓魏曰城不沒者僅三版矣一版二版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

也晉國之盛表裏山河汾澮晉絳皆號巨川以觀之水不足恃適

足速亡耳魏駒私以肘撐韓虎韓虎躡魏駒之足二人相視皆有懼

色須與席散辭別而去締疵謂智伯曰魏韓二家必反矣智伯曰了

何以知之締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觀其色主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

三分其地今趙城旦暮必破二家無得地之喜而有憂患之色是以

知其必反也此是人不在情理中便自然有古怪處智伯曰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彼

何慮焉締疵曰主公言水不足恃適速其亡夫水可以灌晉陽汾

水可以灌安邑魏絳水可以灌平陽魏主公言及晉陽之水其君安

得不慮乎至第三日韓虎魏駒亦移酒于智伯營中答其昨日之請

智伯舉觴不欲謂韓魏曰瑤素負直性能吐不能茹誰有以言二位

將軍有中變之意不知果否果是中變以何言說智瑤竟韓虎魏駒

齊聲答曰元帥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豈肯面詢于將軍哉韓虎曰

聞趙氏大出金帛欲離間吾三人請問在何處問之明是漏空話此必讒臣受趙氏

之私使元帥疑我二家因而懈于攻圍庶幾脫禍耳魏駒亦曰此言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四十五

甚驚不然城破存邇誰不願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獲之利而  
願不可測之禍耳反過臉來正是一般說話智伯笑曰吾亦知二位必無此心乃

絺疵之過慮也韓虎曰元帥今日雖然不信恐早晚復有言者使吾  
兩人忠心無以自明寧不墮讒臣之計乎智伯以酒酌地曰今後彼  
此相猜有如此酒虎駒拱手稱謝是日飲酒倍歡期晚而散絺疵隨  
後入見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洩于二君耶加智伯曰汝又  
何以知之絺疵曰適臣遇二君子轅門二君端目視臣已而疾走彼  
謂臣已知其情有懼臣之心故遑遽如此智伯笑曰吾與二子酬酒  
爲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自傷和氣絺疵退而歎曰智氏之命不長  
矣乃詐言暴得寒疾求醫治療遂逃奔國國去訖并得鬻翁有詩咏  
絺疵云

韓魏離心已見端

絺疵遠識能能瞞

一朝托疾飄然去

明月清風到處安

再說韓虎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路上二君定計與張孟談歎血訂約期於明日夜半決隄洩水你家只看水退爲信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共擒智伯孟談領命入城報知無郵無郵大喜暗暗傳令約束停當等待接應至期韓虎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隄軍士於西面掘開水口水從西決反灌入智伯之寨自軍中驚亂一片聲喊起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水已及于臥榻衣被俱濕還認道巡視疎虞偶然堤漏急喚左右快去救水塞隄須臾水勢益大却得智國豫讓率領水軍駕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視本營波濤滾滾營壘俱陷軍糧器械飄蕩一空營中軍士盡從水中浮沉拚命智伯正在悽慘忽聞鼓聲大震韓魏二家之兵各乘小舟趲著水聲殺來將智家軍亂砍口中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智伯歎曰吾不信締疵之言果中

其詐豫讓曰事已急矣主公可從山後逃匿奔入國邦請兵臣當以

死拒敵智伯從其言遂與智國掉小舟轉出山背誰知趙襄子也料

智伯逃奔國國邦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自引一隊伏于

龍山之後湊巧相遇果得無郵親縛智伯數其罪斬之智國投水溺

死此人豫讓鼓勵殘兵奮勇迎戰爭奈寡不敵眾手下漸漸解散及

聞智伯已擒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在大原西智氏一軍盡沒無郵

查是日正三月丙戌日也天神所賜竹書其言驗矣究竟他何嘗助

三家收兵在於一處將各路壩閘盡行折毀水復東行歸于晉川晉

陽城中之水方纔盡退無郵安撫居民已畢謂韓魏曰某賴二公之

力保全殘城實出望外然智伯雖死其族尙存斬草留根終爲後患

韓魏曰當盡滅其宗以洩吾等之恨無郵卽同韓魏回至絳州誣智

氏以叛逆之罪圍其家無男女少長盡行屠戮宗族俱盡都是徐惟

智果已出姓爲輔氏得免于難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韓魏所獻地

各自收回又將智氏食邑三分均分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此圖貞

定王各介元十六年事也無卹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

無卹獨以高赫爲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畫一策効一

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卹曰吾在厄困中眾俱慌錯惟

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禮垂萬世受上賞不亦

宜乎只是喜歡他奉承得好耳一笑孟談愧服無卹感山神之靈爲之立祠于霍山

神道使原過世守其祀又恨智伯不已漆其頭顱爲澆飯之器豫讓

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

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于世何以爲人乃更姓名詐爲囚徒服役

者挾利匕首潛入趙氏內廁之中欲候無卹如廁乘間刺之無卹到

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廁中牽豫讓出見無卹無卹乃問曰子身藏

利器欲行刺于吾耶

何消說得然

豫讓正色答曰吾智氏亡臣欲爲

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無卹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

豫讓欲爲之報仇真義士也殺義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

是實于好處

臨去復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主之私恩報

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無禮縱之必爲後患無歸曰吾已許之

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可耳

更是人情所難

卽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

禍却說豫讓回至家中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

魏以求富貴

不能知丈夫之爲人是個蠢婦子

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

其誠認不便乃削鬚去眉漆其身爲賴子之狀乞丐于市中妻往市

跟尋聞呼乞聲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

非遂舍去豫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于市妻雖聞

聲亦不復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

難得此好友爲其知心也

見乞者行動心疑

爲讓潛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

然未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

唾手而得何苦毀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山人亦是豫讓謝曰吾既

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所持者正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正欲

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晉陽

城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者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

業不可復廢乃使人建橋于渠上以便往來名曰赤橋亦乃火色火

能尅水因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這是犯五行橋旣成無卹駕車

出觀豫讓預知無卹觀橋復懷利刃詐爲死人伏于橋梁之下無卹

之車將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却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

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主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

察無卹停車命左右搜簡回報橋下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獵臥無

察無卹停車命左右搜簡回報橋下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獵臥無



卹曰新築橋梁安得便有死屍必豫讓也

明白然亦民心府先有一豫讓在也

命曳出

視之形容雖變無卹尙能識認罵曰吾前已曲法赦子今又來謀刺

皇天豈佑汝哉命索去斬之豫讓呼天而號泪與血下左右曰子畏

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別無報仇之人耳無卹召回問曰

子先事范氏范氏爲智伯所滅子忍耻偷生反事智伯不爲范氏報

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

如手足則臣待君如心腹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

范氏止以眾人相待吾亦以眾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

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

爲于古君臣立關係其感激世人不少

無卹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赦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裁豫讓

曰臣聞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

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

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

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無卹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豫讓

達

之甚他讓挈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卹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

必所不能

吾今可以報智伯于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尙存後人改名  
爲豫讓橋無卹見豫讓自刎心甚悲之卽命收葬其屍畢上提起錦  
袍呈與無卹無卹視所砍之處皆有鮮血黥汚此乃精誠之所感也

畢竟是

怪事 無卹心中驚駭自是染病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